

不管你看或者不看它们都在那里

故宫里的野花也有春天

■ 李其功/文 齐梦伯/摄

600年的紫禁城，供养着无数的古树名木。

今天的故宫，自然也一直对那些古树名木“厚爱有加”，这些古树名木动辄挂着“红牌绿牌”（红牌是300年以上古树，绿牌是100年到300年的古树），或者开着骄人的、赋予吉祥美意的艳丽花朵。

自打故宫成了博物馆里最大的“网红”，很多游客已经对故宫的奇花异木如数家珍，诸如梨花、腊梅、牡丹、金丝楸、文冠果、海棠、丁香、杏花、玉兰、紫藤之类。更有好事者还给众多花卉排了花期表，至于故宫“赏花地图”则更是版本甚夥。

尽管奇花异草人人爱，但是在大美故宫里，我们依然不可忽视那些生存在边边角角的不可胜数的野花野卉，可别小看这些野草，或许在还没有紫禁城的时候，它们就一代一代生活在这里，虽然“寂寞开无主”，不与春争，但“一岁一枯荣”，生生不息。它们成了紫禁城自然生态不可或缺的一部分。

不管你看或者不看，它们都在那里。



地黄，摄于景仁宫院墙

地黄骄人禁城中

地黄，玄参科地黄属，多年生草本，花期4月至6月。

宫里面的地黄实在是太多了。除了地上，还有就是墙头砖缝、瓦缝里，地黄处处可见。游客宫内行走之时，总能在不经意间眼前一亮，瞥到金色的琉璃瓦上亭亭玉立的“地黄美女”，暖风徐来，“回头一笑百媚生”。

我一直认为地黄或许是与紫禁城最匹配的一种野草。地黄之“黄”，是皇家的专用色。地黄不仅花朵漂亮，它的地下根状茎更是有名的中药材。

通常认为，未经加工的根状茎是生地，经加工的是熟地黄。熟地黄补精血，生地生精血。

生活在十八世纪的日本汉医学专家吉益东洞则认为地黄有生、干之分，没有生、熟之说。他在

药学名著《药征》中说“诸家本草，皆谓干地黄为熟地黄，而今本邦药铺，以干地黄为生地黄，非也。干者，干燥之谓，如干姜是也。生者，新鲜之名，如生姜是也，故古人言生地，则必言汁，言之顺也。岂有干而有汁者哉？仲景氏之所用生、干二品而已。其熟云者，后世之为也，不可用矣。”

由于地黄药用价值甚高，在古代诗人作品中也有涉及。比如唐代的白居易，因为他身体羸弱，几乎一辈子都是个“病秧子”，晚年更是几乎天天离不开药罐子，有道是久病成良医，白居易经常把自己给自己治病的心得写在诗里头。比如提到地黄的《春寒》：“今朝春气寒，自问何所欲。苏暖薤白酒，乳和地黄粥。岂惟厌馐口，亦可调病腹。”

大内黄花分外娇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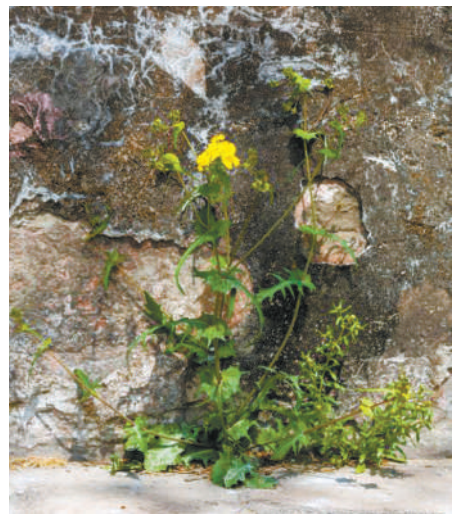
在春天故宫的野花里，有两种黄色野花最为惹眼，一是蒲公英，一是抱茎苦苣菜。

蒲公英是菊科蒲公英属植物，在早春二月就开放了，它们稀稀落落地点缀在故宫草坪的各处角落，就像一块块金色的小圆糕饼，待花谢后，长满绒毛的种子又聚成了一个绒球，孩子们将此轻轻折下，口吹使之四散，诚童年乐事。

蒲公英全草入药，主要的功能就是清热解毒，市售有蒲公英茶供饮。当然也可以作为野菜食用，它又名字字丁。明代鲍山编的《野菜博录》以极其精炼的语言描述了蒲公英形状及食用方法：字字丁菜，一名黄花苗。苗初搗地生。叶似苦苣叶，微短。丛中间擗萼，稍头开黄花。茎叶折有白汁，味微苦。食法，采苗叶焯熟，油盐调食。

抱茎苦苣菜是菊科苦苣菜属，虽然花小，但药用与食用价值与蒲公英类似，抱茎苦苣菜有清热、消肿作用，嫩苗也可食用。

抱茎苦苣菜在宫里有独特的生长环境和观赏价值，除了地面之上，它们更愿意



抱茎苦苣菜，摄于珍宝馆宁寿门南

成片生长在内金水河的河床两侧石头缝里，独占水源，生长茂盛，小小黄花连成一片，颇为可观。

救荒野菜二月蓝

二月蓝是故宫常见的一到两年生野草，学名诸葛菜，是十字花科诸葛菜属。

大家最喜欢的就是二月蓝的淡紫色小花，成片生长观赏效果尤佳，花开时节远远望去，不由得你会说，“这样紫啊！”

我记得多年前东华门还没有开放时，阴历二月，一进东华门，路旁的松荫之下，就是一大片二月蓝花海，真是“紫气东来”。

除了好看，还好吃。二月蓝的嫩苗可以食用，因为稍有苦味儿，需要开水焯后再经凉水浸泡，撤去苦味，可拌食，可做馅儿。

我曾经在十几年前采过一次宫里的二月蓝，是在未开放的上驷院附近，就是皇家养马的地方，彼时那里还是一片荒地，每到春天，就有三三两两的故宫员工到这片荒地来采野菜（现在全故宫已经禁止采野菜了），也就是在那里，一个故宫员工告诉我二月蓝是能吃的，还告诉了我怎么吃。我于是就跟着采了一点儿。

二月蓝采回来，我觉得甚是珍贵，于是就把二月蓝收拾干净，立刻给我的恩师——红楼梦研究所的学者王湜华老先生送了过去，并告之食用方法。

未几，王湜华先生叫我



二月蓝，摄于内阁大堂前草坪

去，以手书册页相贻，内容是先生所作《二月蓝芽吟》：

“往昔春分前，郊垌野菜多；罕见二月兰，珍稀赛菁莪；而今都市繁，郊区鲜稻禾；即使见野菜，每被农药痂；若欲躲公害，难觅保安窠；其功发奇想，独自觅菜忙；义务任讲解，务余入宫墙；小兰甫葱绿，采来扑鼻香；此地本深宫，绝无公害伤；惠余享珍馐，其意不寻常。”



米口袋，摄于太和门广场

地砖缝里也妖娆

故宫里至少有两种野花是独爱生存在地砖缝里的，从生存环境就看得出来，它们都是典型耐瘠薄的旱生植物。

一是糙叶黄芪，一是米口袋。这两种花，如果不是特意去寻找的话，游客也不是太容易看到。因为它们长在你的脚下。

糙叶黄芪是豆科黄芪属，一听到“黄芪”，很多人就会联想到它是不是也是药物，当然是，糙叶黄芪根可入药，有健脾利水之功。

糙叶黄芪的茎叶匍匐在地面生长，初春之际，白色的毛茸茸的小花“羞答答地开”。如果游客不经意地看下地面，常常误以为这些花朵是飘在地上的纸屑。

米口袋是豆科米口袋属。全草入药，有清热解毒的作用。

米口袋尽管也是贴地而生，但是总比糙叶黄芪“高调”一些，它的羽状复叶不仅好看而且尽量在往上生长，花朵紫色，看上去活泼可爱，似乎在提醒你脚下留情。